

從日據時代活過來的

洪醒夫

— 鍾肇政訪問記

1 戴着天線的人

朱西甯先生在他的隨筆裏，說鍾肇政「耳朵戴著助聽器，使人覺得他是戴著天線，受無線電操縱的太空怪人。」還說他有一張「農民型的臉」。這些說法都不差，鍾先生耳朵壞了，需借助助聽器之力，才能用語言與別人溝通。他一直住在龍潭，一個樸實無華的小鄉鎮，鄉間的生活鍛練出他那拙樸剛毅的個性，這些可親的美德都在他的臉上表現出來。他是一位教師，但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感情，却比任何農民都來得深厚。他寫了許多鄉下人，尤其是臺灣光復前後的鄉下人，他曾經活過那個時代，對當時人們的生活背景、想法與作法，都有很深刻的體認。

鍾先生出生於民國十四年，畢業於彰化青年師範學校，二十歲以前就做教員，一直做到今天，從小學教到大學。教書之餘，編寫譯都來。編：省籍作家作品選輯，臺灣文藝季刊。寫：「濁流三部曲」，「臺灣人三部

曲」，「中元的構圖」，「大肚山風雲」等長短篇小說、評論、雜文，凡數百萬言。譯：安部公房的「沙丘之女」，「燃燒的地圖」，井上靖「冰壁」，三島由紀夫，芥川龍之介，川端康成等許多人的作品，也有兩三百萬言之譜。這些作品裏邊最重要的，還是他的長篇小說，像得過教育部文藝獎的「濁流三部曲」（濁流、江山萬里、流雲），得過嘉新文藝獎的「沉淪」（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）等等。

讀書寫作是鍾肇政最大的樂趣，下了班以後，點上一根煙，泡上一杯茶，一疊稿紙也好，一本書也好，都能使他沉潛其間，活在知性與感性的世界裏，忘了身之所處。鍾肇政東籬無菊，庭前無竹，抬頭是一面遮陽的窗簾，無遠山可望，但他胸中自有山水。他平常不喜歡喝酒，但若與二三好友把盞話舊，也能小酌幾杯，喝到微醺處，也能仿那關東漢子，唱大江東去，儘管荒腔走板，牛聲馬喉，也自得其樂。

他對青年寫作者一直愛護有加，關心，鼓勵，以自己的經驗與心得給他們提供意見，二十幾年來一向如此。在我去訪問他的時候，一位青年先我而到，他要寫一部書，鍾先生替他找資料，介紹許多書，許多可以幫忙找到資料的人。言詞懇切，態度親切。許多年輕人都曾侵佔了他大量的寫作時間，他都不以為意。

現在，他是「吳濁流文學獎」的主任委員，這個獎是由老作家吳濁流獨資捐獻的，每年頒發乙次，小說獎八千元，新詩獎一千元，以該年內發表於「臺灣文藝季刊」的作品為給獎對象，對年輕的作者，不無鼓舞力量。

2 鍾肇政是這麼說的

在日本統治時期，我一直扮演一個十分渺小的角色。

臺灣光復那年，我正好二十歲，一個二十歲的青年，談不上對時代會有什麼作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過，那個時期，我當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，我希望在一個時代裏頭，使自己成爲一個不被掩沒的角色，渺小也好，只要不被掩沒就好了。因爲那時候，我們過的是一種朝不保夕的日子，天天有空襲，飛機來扔炸彈，隨時隨地，我都可能捱一個炸彈。就算幸運的不至於捱到炸彈，我們還是要等待著徵兵，被迫把生命扔在戰場上。

我是第一屆徵兵適齡的役男。日本人一開始是搞志願兵，志願兵搞了好多年，記得我十七八歲那年，就有志願兵，名義上是志願，可是做爲一個年輕人，不志願是不行的，因爲環境是那種環境，空氣是那種空氣，而且，在學校裏頭，也有一種限制，要是你不志願的話，他們有一種叫做「教練及格證明書」的，就不發給你。這一紙證明書，在那時來講，有相當大的作用。那時候，志願兵當然也是兵役年齡，十八歲到四十幾歲，這一個年齡階層的人，人人都志願，許多父子都得一起去志願，實在非志願不可。那時，我雖然去志願了，但每次體格檢查的時候，我都盡量想辦法使自己不通過。那時我耳朵並沒有毛病，只好想了別的方法，好比有一次，色盲的檢查，用我們所知的那種表來檢查，我就把表背熟了，檢查的結查，我是色盲。後來，我想起來了，才覺得害怕，那種假是很容易被發覺出來的，被發覺了，就是逃避兵役，那下場只有一個：槍斃！

我雖然逃過了志願兵，但終究沒辦法逃過兵役。民國三十三年，他們公佈了一項兵役法，臺灣也要實施徵兵制度。我是民國十四年出生的，剛好是第一屆。我不知道是怎麼樣漏掉的，第一屆第一梯次的兵，我沒有被徵去。那時候，緊接著又公佈一項學生的動員令，把所有中學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通通動員，那是一種海防的工作，不是正規的軍人。於是我被派到大甲，差不多半年的時間，一直到光復。我們擔任海防工作時，生活非常苦，因爲那些日本人都會打人的，打起來很兇，這些大家都知道，不必我講。不過，我們這些臺灣的同學，大家都想，如果美軍來登陸了，我們是準備先把日本人幹了，再跑進山裏頭的，或者，能够的話，跟美軍合作。所以一空下來，大家就偷偷的研究逃跑的路線。

活在日本統治的那個時代，實在沒有什麼指望！

3 坐在墓穴裏面看書

從小，我就是一個標準的小說迷。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，我就看很多種刊物，譬如：「少年俱樂部」，「譚海」（月刊，是給不大不小的少年看的），「少女俱樂部」，「幼年俱樂部」，「新青年」等，好幾種，也

有刊物的名稱我都忘記了，這些刊物都是日本人辦的。到了中學，閱讀的範圍就比較寬廣了，偶爾也看一些翻譯的作品。

中學畢業後，我沒有考上上級學校。那個時候，很多同學都跑到日本去了，因為在臺灣升學是難上加難的，我那個學校的畢業生，能升學的，每年都只有一兩個，於是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跑去日本，日本學校多，限制又少，比較容易弄個學校唸唸。我家境不好，父母又不贊成我老遠跑到日本去。那時正好日本人在彰化創立一個「青年師範」，我就去唸這個學校。

進了青年師範，我的興趣又改變了，那時我碰到了許多很好的朋友，他們有外國名著的翻譯本，我一看這些東西，就馬上被吸引住了，那時，時常都有空襲，我們住在那個學校，晚上都沒有燈，這個學校是軍隊式的管理，晚上到天亮都有人輪流放哨，我們是不必站的，坐著輪流守到天亮，那個地方有一盞小小的燈光，我常常跑到那個地方去看書，跟一兩個同學一起去看。那小小的光圍放兩本三本書是很勉強的，光線十分陰暗，不過還是看，拚命地看，那個時候，可以說，我對文學是第一次開竅。當然，白天也能够看，因為時常發警報，警報發了，就要躲。學校在山上，附近都是墓地，那些墓都遷葬走了，因為他們要把那個地方開鑿出來種東西，留下了很多墓穴，我們每個人都要自己準備一個防空壕，我就利用一個墓穴，棺材挖走了，剩下一個洞，我在裏頭挖了一個階台，可以坐，警報一響，我就跑進裏面，坐在那裏，看書！警報一發就是三、四個鐘頭，不會馬上就解除的，所以我看書的時間相當充裕，看了不少書。看膩了，或是有美國飛機來轟炸，我就起來看看，數一數飛機有多少架，看他們扔炸彈，看他們在空中打架。日本同學看到飛機被打下來，就拍手，歡呼。哈！其實我時常看到被打下來的，都是日本飛機，日本同學照樣歡呼，那我們也就一起歡呼了！

坐在墓穴裏，站在小燈下的這一段日子，第一本書看的是盧騷的「懺悔錄」，給我的感受非常深刻，我到現在還能回味那種受感動的樣子。其實那並不是怎麼樣動人的書，不過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以前所沒有想到過，看到過的世界，在我眼前突然展現，我很感動，常常看得流淚，不是因為它的故事而流淚，而是接觸到新思想

的一種感激，一種欣悅。我可以舉出一長串的书名，都是那時候看的，例如：屠格涅夫的「父與子」，「處女地」，還有「劫後英雄傳」，歌德的「浮士德」……這個文學全集大概有三四十本，我看了差不多一半，都是日譯本，那時我還不會看中文本。

這一段時間，我札記做了很多，思想性的，句子美的，含意深的，我抄了厚厚幾本筆記本，後來我去當海防警備兵（日本話叫「學徒兵」），根本沒有書看，我就靠這些札記過日子，一次又一次的看，這些札記真是我的精神食糧，離開它，我就沒辦法活下去，我確實有這種感覺。不管十分鐘二十分鐘，只要有時間我就看，甚至如廁的時候也看，有一天，上廁所，站起來的時候，不知怎樣麼搞的，竟把這幾本筆記本弄下便坑去了，那以後好幾天，我生活失去了憑依，失魂落魄的，心裏難過了好一陣子。

不久，我就病了，病了兩三個月，熱帶瘧疾，天天發高燒，我耳朵就是那時候壞的，因為吃的藥叫做「金雞納霜」，吃了以後，耳朵就漸漸聽不到，產生耳鳴現象，沒有其他的藥，不吃這個又不行，這樣持續兩三個月，聽覺受到嚴重的損害，所以現在必須戴著助聽器。

4 大家來學々々

病好了不久，臺灣就光復了，大家都很高興，全省同胞都歡欣鼓舞的準備過另一種生活，一切都叫人十分滿意。

這個時候，我們有一項新的難題：學國語。

現在想起來，我學習祖國的語言，並沒有感到太嚴重的困難。

開始的時候，讀「三字經」，「百家姓」，「幼學瓊林」等，這些書看起來，大略的意思還懂，因為我日文的基礎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了，日文裏頭漢字很多，那些國字，意思我都懂，就是不懂也能猜想幾分。那時還有些書房的老先生，可以請教，所以很快就把这些書看完。

這以後，我找出中學時候唸的漢文教科書，裏面收了一點唐宋八大家，李白杜甫，四書五經，我把它找出來唸。以前用日文唸的時候，意思也大略懂一些，現在有個困難是：我唸不出來。那裏頭的字，有許多是我不會的，拿到書房去問那些老先生，沒有一個會的，因為那些老先生，多半只有一套「三字經」而已，離開了這一套，便沒有辦法了。找來康熙字典，音也切不出來，爲什麼切不出來呢？因爲用我們的方言，音是切不出來的，而唸所謂的漢文，都是用方言來唸的，那時還沒有「國語」這個名詞。

好了，讀不出來怎麼辦呢？因爲我「三字經」那一套讀了一些啦，大致有一個印象，中國字不是唸偏就是唸旁，所以我就用這一套「想當然耳」的道理，不會唸的字，自己給它按一個音，自己來唸，唸得對不對，不去管它，我就用這辦法，把漢文教科書，和唐詩宋詞之類的，都背熟了，所以說，我的國學方面，雖然懂得不多，不過，我自己認爲是有一點基礎的。

後來，國語來啦，人家也就說：哎，我們要來學國語了。

那麼，誰來教呢？

那時我那個村子有兩個大陸來的，他們開補習班，補習國語，結果，兩個補習班，兩種國語完全不一樣，我們這邊也有人去過大陸的，他也要開個補習班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，三個補習班三種國語，我們實在徬徨得很。有的人就主張不要管什麼國語了，唸漢文，用方言來唸，方言走到底；有的人就認爲不可，非學國語不可。這種情形又僵持了一段日子，後來有了收音機，情形就有一點改觀，還有，政府辦的，臺北的補習班，比較可觀，有的人去學了回來，他就可以教我們了。那時我已經回到龍潭教書了，下午的時間就去學國語，由老師的老師來教（補習班回來的），往往，今天下午我們學了幾個「ㄅ」，明天站在講台上就去教學生了。

這種情形又拖了一陣子，後來我拿到幾本白話文的文學作品，我一看就懂，毫不吃力，雖然不會用國語唸，用方語唸起來恐怕也亂七八糟，可是我懂，看得懂。

我開始寫稿子，寫稿子就不能這樣隨便，我要用日本話思考，寫草稿，然後自己來翻，翻成國語，我經過

這樣的階段，不過很短，試了幾次，就可以不必用日文打草稿了，在腦子裏面就可以直接翻成國語寫在紙上。這個階段也很快就過去了。然後我就可以直接用國語來思考了。

總括來說，我學國語，困難是有，但並不很嚴重，最頭痛的是讀音問題，這個問題也因為大家學了ㄅㄆㄇ，又買到字典，也就慢慢解決了。

5 答客問

洪：一開始，是什麼動機引發您寫作的興趣？

鍾：沒什麼特別的動機，因為書看多了，自然就想寫，我想，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，當然，我內心裏有許多要表達的東西，又是經過大動亂的時代，想把它表達出來，我想，這也是一種動機。

洪：您曾經把您個人的生長，和那個時代，當時的社會動向緊密地連在一起，企圖展示時代與社會蛻變的過程與民族的自覺，到目前為止，這件龐大的工程您已完成多少了？您自己有什麼感想？

鍾：我一向住在鄉下，接觸面不廣，只能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抒發，這其中當然免不了範圍不容易擴大，不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大，但在我個人來說，就我所能够做的範圍內，我自己認為都做了，而且做得十分完滿。我不是說我的作品在文學上有

多大的價值，而是說，我自己所想到的，所要表達的，在過去的作品中已經做了，那麼，我的感想是什麼呢？這個工作，我想，萬變不離其宗，主要的就是那個時代的民族自覺，為時代留下一點痕跡，留下一個見證，凡是活過那個時代的，人人都可以做，而且做出來也會有其個人的特色，不過它的思想內容還是差不了多少的。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，如果大家能合力起來，你做我的，我做我的，我想可以把那個時代的精神、思想、和人們的喜怒哀樂呈現出一個整體的概況，這是我的希望。

洪：有人認為「濁流三部曲」可以說是您的自傳，您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嗎？

鍾：我不承認也不否認，它不是我的自傳，却是我的

自傳體小說。在我認為，如果硬要把某人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扯在一起，那是無聊的。

洪：寫作自傳體的小說是否較容易失去客觀的立場，因為它的寫作素材比較偏重自身的經驗，用它來描述整個社會，整個時代，是否容易以偏概全？

鍾：嚴格的講，文學離不開自傳，你自己沒有親身經歷的事情，要寫成小說，恐怕不容易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如果用本身的經歷來寫，眼光就難免狹窄，當然，能够多經歷一些事，多跑一些地方，對於寫作來講，是很有幫助的，但目前我們寫小說的，本身大都有一種職業，時間難免受到局限，想要多多經歷，實在不可能，連最起碼的，蒐集資料都感到力不從心，所以，不得已的辦法，只好用自己親身的經歷來寫我們的作品，當然，我也很希望能够有廣泛的經驗，但是，認真說來，廣泛並不是太重要的問題，最重要的是深淺，如果有更深遠的眼光，更優秀的才華，也可把貧乏的經驗寫成很好的作品，文學史上這種例子很多，我想不必多說了，經驗的廣泛與否，並不必過份去顧慮。

洪：您認為小說的任務是什麼？

鍾：小說的任務，我想，它應該表現社會的精神，這個精神對人類未來應有所幫助。

洪：對您而言，長篇和短篇有什麼不同，在創作上有什麼分別？

鍾：長篇跟短篇，本質上就有很明顯的不同。短篇，在我的領略裏，是一種銳角的，就是說，不管是感受也好，感覺也好，都是比較深入於人的生活裏的。至於長篇呢？它的角度是廣角的，也就是說，它包羅的社會面是廣大的，所以我寫長篇主要的是對社會演變，思想演變的表達。在我而言，寫作短篇小說，主要的是靠靈思的閃現，長篇就不是這樣，從構思到蒐集材料，時常要花很多的手腳。我當然也希望能夠寫較好的短篇，但我似乎沒有那種敏銳的觸角，纖細的感情；所以，總是寫不好。

洪：您同意人們將您的作品歸入鄉土文學嗎？對於鄉土文學，您認為應該怎樣發展？

鍾：我認為「鄉土文學」的說法相當籠統，如果要嚴格的賦予定義，我想是不可能的，沒有所謂「鄉

土文學」。用一種比較廣泛的眼光來看，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鄉土的，沒有一件作品可以離開鄉土，我們看到的許多中外的文學作品，百分之九十九還是有它的鄉土味，因為一個作家寫東西必須有一個立腳點，這個立腳點就是他的鄉土，或者，我不如說，那是一種風土，是不是「風土」的意思要比較廣泛一點？「鄉土」，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「鄉」，說那是鄉下的，很土的，這種說法我是不能贊同的。那麼，「風土」呢？你在都市裏頭，也可以有一種風土，不管你說你的作品是什麼世界路線的，但也離不開風土。所以我向來的看法是這樣的，鄉土也好，或者是說風土也好，最出色的作品，它在世界文壇上，也是最出色的。所以，也就沒有所謂「如何發展鄉土文學」了。

洪：作為一個作家，您以為會失去生活中的一些樂趣嗎？您以為創作是否為全無保留的奉獻？是種可以去獻身的工作嗎？

鍾：我從事寫作，我不認為犧牲了什麼，因為寫作就是我的樂趣，我為了寫作，自自然然的，非看很

多書不可，看書，就是我的樂趣。當我有什麼東西想要表達的，我就拿起筆來，一心想要把這個東西好好組織起來，表達出來，這是一種期待、盼望，甚至於，也是一種禱告，雖然那種過程是十分艱辛、困苦，但我時常把它當做一種樂趣。所以，我不敢說，我從事寫作是一種奉獻，因為我的生活已離不開寫作，離不開文學。不寫作，我就是在看書，不然，就是在教書，那麼，另外有些什麼空下來的時間呢？如果有的話，我就在想我的小說，想我的人物，跟我那些人物活在一塊，總之，這都是我的樂趣。

洪：「濁流三部曲」和「臺灣人三部曲」可以說是您最重要的作品，您自己對它們的評價如何？「臺灣人三部曲」您寫完了嗎？

鍾：「臺灣人三部曲」，我目前正在寫的是第二部，第三部就是「插天山之歌」（洪註：曾在中央副刊連載），我本來是把它當第三部來寫的，將來是不是還會改變，另有作品當做第三部，那是說不定的，或者，我另外有同樣的作品，我會變成第四部，總之，「臺灣人」這部作品，完成的日子已

經快了。

對於這些作品，我認為表達得並不十分滿意，雖然我所要講的都講出來了，不過，從結果來看，到底個人的才華是有限的，筆力也沒有自己理想中那麼敏銳，所以，我不敢說，它是我的代表作，我也不敢認為它是我最重要的作品，我想將來我要寫出更可以稱為我的代表作，更可以說是我的重要作品的作品，這是我所希望的。

洪：現在您是「吳濁流文學獎」的主任委員，您能不能談談吳獎的過去，以及未來？

鍾：這個獎的過去：我們推荐了好幾篇作品，有些作品，並不如理想中的那麼好，當然，也有些作品，我們認為是很滿意的。那麼，為什麼我們把認為不十分滿意的作品也給獎呢？這是因為我們原則上每年都要選出一篇作品給獎，最好不要有從缺的現象發生。對於作品水準的提高，向來是我所最盼望的事情，可是這需要很多年輕的朋友來合作，如果他們願意將他們認為滿意的作品交給我們，我們纔會有更具份量，更好的作品。

這個獎的作用，在目前來說，不算很大，影響也

有限，做為一個負責人，我希望在客觀的因素上能够有更好的條件，好比提高獎金，有更充裕的經費來辦這件事，引起更多人的注目，讓很多很多年輕的朋友，都願意把作品交出來，如果能够做到這一點，我想會有更好的成績呈獻給我們文壇的。

洪：能不能談談您的寫作習慣？譬如寫作時間，寫作的時候有什麼嗜好？

鍾：因為一個教書的，時間都是被分割的，所以我只能利用有限的，公餘的時間，特別是寒暑假，所以我比較重要的作品，都安排在寒暑假來寫。有時候，被逼急了，那麼，放假以外的時間不得不寫，好比我目前有一個長篇，是準備交給某一家報館的，它大約八月份就要登台，那我現在就非寫不可，像最近這些日子以來，常常就只有零零碎碎的時間，有時候筆拿起來，把前面的一段看看，把思緒整理好，動筆寫不到幾個字，下面一個事情就來了，有時候只寫兩行三行，有時候根本只有幾個字，所以，這樣拖拖拉拉，進展得十分緩慢，寫得非常困苦。

我最希望，是有時間讓我靜靜地構想，然後利用假期中較多的時間，一口氣寫下來，這是我的理想！

跟我同來的王鶴羣補充了一個問題：請問您對目前世界文壇的發展有些什麼看法？

鍾：目前最新的作品我看得很少，因為很多新的作品我們都沒有翻譯本，看不到，在日本買書有時候也買不到，所以，新的文學思潮，我老實說，懂得非常有限。根據我狹窄的涉獵的範圍來說，小說作品，好像是在這二十年來，就開始蛻變，在這以前，我們可以說是傳統的，這二三十年來，都在一種變局當中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，小說作品非常嚴重地把傳統的那一套揚棄了，新的作品都是比較偏向心理的，潛意識的，說起來，這也已經是很舊的，不是很新的，不過，到了戰後，這種作品就比以前更強烈，更尖銳，更明顯。那麼，演變到目前，是不是文學就照目前演變的路子走下去呢？或者是另外開拓一個新的局面？我相信現在是到了一個分岐點了。因為戰後的

演變，好像是走進了一個死胡同，很多作品都是很「晦澀」的，讀者都往往跟不上，那麼，沒有讀者的作品，當然也不是不值得寫，有些作家根本就是把讀者置之度外，他是不管讀者看不看，或是看得懂看不懂，他只要表達他的意念；這樣一來，文學跟讀者發生了一種脫節的現象，寫的東西就沒有人看，沒有人看就沒有人會出版，沒有人出版作家就沒辦法生活，那麼，作家寫作之路可能斷掉。但是，有些人，他堅守他的據點，很固執地把這條路子走下去，將來會演變成什麼狀況，是很值得我們注目的。另外一種演變，我們可以想像的，到了死胡同了是轉回頭呢？還是拐彎呢，或者衝破？我們都要密切給予注意。這是我對目前文藝思潮的，一種很籠統的，概略的看法。這裏趕快附帶一句：我用了死胡同這個字眼，其實我的意思，絕不包含不敬的意義在內。寧可說，我對他們這方面的嘗試性、冒險性的努力，是非常崇敬的。

我們自己學人驕傲的成果！
具有代表性水準的學術叢書！

文學評論

第一集

書評書目學術叢書之一・二十五開・四八〇頁・大康60磅高級印書紙精印
本集執筆人：

廖蔚卿

張健

吳宏一

葉嘉瑩

彭毅

邵紅

葉維廉

姚一葦

每冊定價 平裝一元〇〇 精裝一元〇三
劃一撥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

6 離 開

做完訪問工作以後，我們在傍晚的涼風裏離開龍潭。當我們從鍾先生二樓的書房走下來後，看到樓下還有一位客人等在那裏。鍾先生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他的工作繁忙，又要處理許多人間瑣事，但他却能够利用空下來的時間寫了那麼多作品，這種堅毅刻苦與對文學的熱愛，實在不是普通人可以想像的。我們時常點根煙坐在那裏抱怨沒有時間寫作，抱怨生活扼殺了我們的文學生命，像這種所謂「對文學熱愛的態度」，實在值得檢討。